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十五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一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受弓人獻而受之也貺與也鐘鼓大樂也用大樂者饗於廟也饗大飲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也一朝

饗之禮成於朝也劉爇曰湛露燕也彤弓饗也燕以示慈惠故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故終朝而即成禮所以致其欽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載於弓檠抗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悦也悦其有功故貺之也右尊也饗之所以尊之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賦也櫜韜也韜於弓衣使色常新言其載之密也好愛也言不止喜其功正愛其人也醻猶厚也尊而厚之篤而不渝也輔廣曰櫜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醻厚於右右尊於饗

彤弓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春秋傳曰諸

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是也吕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

誘則廹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敝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比也菁菁盛也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儀禮也此天子視學而燕師儒也菁菁之莪在彼中阿以比凡民之秀來自田間也君子教人者也既見君子而後知其教人也循循善誘使樂之而不以為苦且教之以

禮使日用動靜之間皆有威儀既興起其善心又有所持循以進於善則其德日長而至於成如莪之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比也莪在沚中資其灌溉以比士在泮宮受其教澤也君子之教人也樂且有儀如此故天子見而喜之喜其能為國家長育人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比也莪出沚而在陵以比選造之士進而在位也君子之善教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喜之以為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

汎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汎汎無人操之也舟無人操則浮沉莫定以比國無人治則安危未可知也既見君子而收得人之效則國家可以久安長治如楊舟之有浮而無沉矣故天子之心喜而休焉所謂勞於

求賢而逸於得人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樂師儒之能長育人才也鹿鳴之三魚麗之三皆所以尊賢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皆得賢人而用之也顧尊而用之者在朝廷育而教之者在學校學校無才朝廷不可得而用故師儒之選不可以不慎教化之道不可以不明也且夫聖人之

教原非以强人也人性皆善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因其天良而啟牖之使油然而不容已則樂之矣因其樂善而輔之以威儀以定其命斯强立而不返矣不樂則苦而不入無儀則學而不固樂且有儀内外交養所由學成於下而治隆於上也將欲成天下之人才者讀菁莪之詩其亦可以深長思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棲棲猶皇皇飭整也常服軍裝熾盛匡正也厲王之居彘也玁狁內侵宣王即位命尹吉甫伐之也朱子曰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征者以玁狁勢盛事在危急故也朱善曰此所謂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齊也物力也比物而得四驪力與色皆齊也閑習則法也習之使合法也我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朱子曰戎服既成即日引道不徐不急盡舍而止見應變之速而不失其常度是也以匡王國者都邑震驚宜有以安之以佐天子者四夷不庭當為天子鎮撫之也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四驪閑則士卒之馬也四牡修廣將帥之馬也薄廹也如肉薄登城之薄玁狁已深入當廹而逐之也膚大公功也嚴陣翼輔也中軍節制而左右軍輔之也共與恭同武服軍事也三軍各敬其事則營壘固而備防周也如此則軍威伸於外人心安於内而王國定矣所謂佐天子以匡王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賦也茹度也整久駐也焦穫河東地名左傳曰許君焦瑕是也鎬方河西地名涇陽在渭北織同幟鳥章鳥隼之章前軍所建也白旆以帛為旆繼旐者也後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元戎軍之前鋒也司馬法所謂選鋒也言玁狁不自揣度使其大衆屯駐焦穫以其遊兵侵掠鎬方至於涇陽大舉深入此不可與爭鋒宜出奇以勝之於是三軍結陣不動使前軍選鋒

十乘先行而後軍繼發玁狁懼我之阻其歸路也於是乎侵者還而居者走矣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玁狁既走則王師不戰故戎車安也輊前傾也軒後却也後望如輊前視如軒則車平矣安之至也佶壯貌閑調適也追之而言馬閑者緩追也懼之使走而已大原晉陽也至大原而止者不窮追也逐之

出境而已其出奇制勝也可謂武其不勤遠略也可
謂文文以綏衆武以威敵安內攘外之道莫善於此
可以為萬國之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燕天子燕之也祉福也燕而喜之錫予便蕃故
多受祉也來歸自鎬者自鎬京而歸於尹邑也我行
永久歸告家人之辭也御進侯維也飲御諸友不忘

舊也炰鼈膾鯉不敢侈也諸友皆禮貌之而常在左右者則惟張仲以其孝友也武臣有功則恐其驕常與孝友之人處資其和順以化其驕心乃可長保其禄位矣前言有功此其善居功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倉卒興師車堅馬良軍政修也常服皆載器械備也玁狁熾而我用急兵端不自我始也比物四驪畜牧蕃也閑之

維則訓練勤也不踰月而服成其才敏也三十里而止舍其神定也好整以暇乃大勇也有嚴紀律嚴也有翼陣法善也共武之服臨事而懼敬慎不敗也鳥章前軍白斾後軍也中軍左右不可輕動前軍選鋒後軍遊騎可擇便而趨利也元戎十乘用寡也奇兵欲輕齎而疾趨故不可以用衆且既謀成不戰則不必勞費也以先啓行貴神速也間道疾驅以出其背使驚而内

顧則不戰而走矣有嚴有翼以正合也元戎先行以奇勝也戎狄内侵利在速戰狼奔豕突難與力爭故必用老成持重之將勿倉皇以失度勿見小而邀功深溝高壘以老之堅壁清野以困之别出奇兵以撓之截其糧道以饑之擣其巢穴以懼之則不戰而走矣既走而追之不急而致其反噬不逺而疲我嘉師所謂不戰而屈人也歴觀後代禦戎之道合乎此則勝反乎此

必敗然則豈直萬邦為憲哉萬世為法可也至於有功而驕固由武臣不學亦由所交匪人故以張仲之孝友終焉欲其移孝以為忠移弟以為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則善始善終矣後之為將者三復此詩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比而賦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而王命方叔征之也
芑苦菜也田一歳曰菑二歳曰新田民間采芑或於
新田或於菑畝以比天子徵師或於内采或於外服
也涖臨也諸侯兵至而方叔親閲之也司馬法兵車
一乘甲士步卒共百人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人
師衆干扞試肄也聚衆而肄扞禦之方訓練之也率
總統之也呂大臨曰涖止布其行陣率止作而用之
是也翼異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也簟笰以竹簟

為車蔽也鉤膺樊纓也鞗革轡首也極言其車馬之美見軍容之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比而賦也中鄉民所居也采芑中鄉以比天子用鄉遂之民也交龍曰旂左軍所建龜蛇曰旐後軍所建旂旐央央五軍皆啟行也約軝以皮束轂也錯衡文

衡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鸞也三十萬衆之中而聞鸞聲之瑲瑲行有紀律也命服禮服皇鮮明也葱蒼色珩佩首横玉也領兵在道而冠裳佩玉如此以明天子之師有征無戰不煩戎服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比而賦也隼飛戾天而集於所止之處以比王師遠

行而至於所征之地也啟行有師干之試閱兵也既至有師干之試威敵也鉦鐃也伐擊也鉦人伐鼓亙言之也鞠告也將戰而誓告之陳師鞠旅亦互文也顯明允信也顯允方叔者不尚奇詭而昭明信義也伐鼓進兵也淵淵聲和也將戰而鼓聲和者不暴怒也振旅還師也方伐鼓而即振旅者荆蠻迎服也闐闐徐行聲也退師有法故依次而不亂也德威所臨望風迎服其進不怒其退不懾亦可以想王師之氣

象而識大將之風規矣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賦也蠢爾無知之貌讎敵也齒德俱尊曰元老壯大猶謀也言荆蠻小醜而敢與大邦為敵者以其蠢然無知自謂兵力足與中國抗衡也無以威之雖勝不懼勢將復叛故必總大衆以臨之使知天威之難犯

將不戰而永服元老之猶所以為壯也其車三千至此始言其故矣執訊執其為首者訊問之獲醜獲其同謀之醜類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雷車聲也旋歸之軍容不異於初出也又言顯允方叔者歸功於將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若不能兵衆適以致亂惟顯允之方叔其德固足服人又曾征伐玁狁勲名素著是以敵人懐德畏威望風来服也振旅闐闐至此始言其故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北伐之師用奇用寡元戎十乘寡之至矣南征之師用正用衆其車三千衆之至矣非不知用衆之勞費以為不戰而永服則費乃所以為省勞乃所以為逸也顧用寡易用衆難以漢高之雄才不過能將十萬方叔將三十萬衆而布陣不亂啟行無譁伐鼓則進振旅則退如臂使指則其才可想矣秦之

伐楚也王翦欲用六十萬人始皇以為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伐之出即敗衂卒用六十萬而後定人以為王翦之竒謀而不知其祖方叔之餘智也項籍之戰垓下也淮陰侯將三十萬衆自當之楚兵來而少郤楚兵郤而復乘指揮如意卒困項王人以為韓信之神勇而不知其步方叔之後塵也且用寡用衆後人效其迹而不能得其心吉甫之用寡也期於不戰而走之方叔

之用衆也期於不戰而服之不惟我師無鋒鏑之苦併敵人亦蒙好生之德此則三代以上之將略而非王翦韓信所能知也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其為人也説禮樂而敦詩書敦詩書而可為元帥者以為將之道詩書具言之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也同齊也毛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

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詩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阜大也甫草地名可獵之所也天子諸侯之獵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甫草行狩言得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選數也囂囂其聲衆也旐以致衆故建旐也設旄注旄於旐首也敖山名搏獸校勇也范處義曰易野以車為主故用以選車田車既好是也險野以人為主故用以選徒搏獸於敖是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也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朱善曰諸侯之來朝也來非一方止非一所先後不同遠近各異此其所以連絡布散也及其會同也五等各以其爵尊卑有序貴賤有等此其所以陳列聯屬也亦可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決以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也佽比也調謂弓之强弱與

矢之輕重相得也射夫諸侯之人也同協也祡說文作掔謂積禽也言諸侯皆佽決拾調弓矢率其屬以助天子恭順之至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猗偏倚也馳御車之法也劉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此田車之馳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轍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

可謂善射御矣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取之有度也古者田獵獲禽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次殺以奉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均及於衆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朱公遷曰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己儉約待人周徧兼有之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之子于征統承上文自徂東以至田畢也是役
也但聞其師之行而不聞其行之聲嚴靜之至也馭
軍有法卒事有儀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朱
善曰存於中者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者有揆文
奮武之規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整肅
於旋歸之際得不謂之大成乎李公凱曰復新朝儀
統一人心張皇六師維持王業深得制治保邦之道

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天子廵狩諸侯述職其來舊矣周都於雍與山東諸侯隔遠廵狩之典難以常行而諸侯來朝道里不均周公相成王以洛邑地中故營為東都使天子時往焉而諸侯就朝之則廵狩不煩供億述職無庸遠行甚盛典也洛誥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之

謂也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中興能復舊制故詩人美焉然成王至洛肇稱殷禮而已宣王乃兼田獵何也此則時為之也自夷王下堂諸侯張矣繼以厲王之亂玁狁内侵蠻荆外叛諸侯之心向背不一征之則不可勝征也故因東都會同諸侯咸集而選車徒以行狩使知天子神武克詰戎兵則順者益致其恭逆者潛移其志觀兵乃所以止兵也此蓋吉甫方叔之流克

壯其猶而宣王用之故不動聲色而國勢以振

可以想見中興之規模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伯說文作

禡祭馬祖也禱祭而祈之也既伯既禱而後用車馬

重其事也醜類也羣醜獸之羣分而類聚者也升大

阜而從之者試馬也既禱之而又試之慎之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分其等次也同聚也麀牝鹿也麌麌多也漆沮二水名順合曰從漆沮相從入洛又從入渭禹貢曰漆沮既從是也言擇日差馬往麀鹿所聚之地在漆沮既從之處乃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儦儦疾走也俟俟徐行也
獸三曰羣二曰友左右軍士也田獵之法作圍場開
二門從田者分左右而入焉毛傳曰大芟草以為防
褐纏旃以為門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是也率有司率
之也燕喜也天子田獵非為從禽蓋以纘武功也今
有司悉率左右莫不自盡以奉其上則有勇而且知
方庶天子見而喜之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

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兕野牛也發豝殪兕言能中微又能制大也朱公遷曰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是也御進也醴甘酒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是也酌祭之也坊記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也言所獲之禽不止燕賔客且以奉宗廟見田獵之禮所關甚重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車攻會諸侯以狩於東都吉日天子自獵於畿內也呂祖謙曰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謂流民也征行也矜憐也言流民在野而劬勞失所猶鴻鴈于飛而羽倦未集也丁壯者且不能堪至於鰥寡之人則尤可哀憐矣朱善曰惠鮮鰥寡文王以興哀此煢獨幽王以亡故必鰥寡孤獨皆得其所而後為王政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究終也言流民在外而築

室以居猶鴻鴈于飛而集于澤中也百堵皆作其勞更甚於在野而甘心為之者兾其終之可以安處也其情亦可憫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興也詩人自言覩流民之狀而作為此詩以告哀也猶鴻鴈之哀鳴嗷嗷也然惟明哲之人乃謂我宣民之劬勞使下情得以上達耳不知者且謂我行歌適

志以宣驕也黄洪憲曰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隱則無從知之矣言愚人正所以感哲人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哀流民也夫始而在野終而安宅在上者未嘗無安定之功然與其安於既流之後不如養於未流之先也古之行仁政者八口之家比户無饑而鰥寡孤獨莫不有養是遵何道乎詩

人於流民之在野也固哀其劬勞於其築室也亦哀其劬勞而終言其作詩所以告哀此如後世監門繪圖之意而以哲人望其君也其旨遠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諸侯也王將視朝惟恐晏起故不安於寢常自度曰夜如何哉尚未央乎然而庭燎已有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尚未央未必有所見聞蓋其惕厲之精神常警於寤寐故懸意其然而遂若果然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天將曙則火光微矣將將聲遠而聞其大也噦噦聲近而聞其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將明則見煙矣言觀其旂辨色也入朝之時也自夜中以至於明無刻不

警於心目其勵精圖治之意可想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列女傳曰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以成中興之業是也此固姜后之賢淑而宣王能聽之聽之而改之改之而久不倦也可不謂難乎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其有之矣周道復興有以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比也沔流貌水流歸海猶諸侯之朝天子也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是也流水有入海之日飛隼有載止之時以比禍亂有止息之期也將欲止亂必先念亂深思而預防之則亂不生矣乃兄弟以及邦人諸友莫有肯念亂者豈獨無父母乎縱不憂身亦當憂親何為不念之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比也湯湯泛流不歸海也載揚高飛不載止也以比禍亂日生不止息也不蹟不循道也亂匪自天皆由於人人不循道故致亂生彼之不蹟我不敢不念也載起載行深念之也不可弭忘久念之也念致亂之由欲得止亂之道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比也章首脫二句以上文例之大約謂流水湯湯而循其故道必有所歸隼飛載揚而率彼中陵必有所止以比禍亂不已而弭之有方則可以息也原亂之所由生多由於野有訛言而朝有讒言巧言之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是也訛言起於小民豈無懲治之法讒言興於朝臣亦有消弭之道我深念之惟有敬而已矣敬以存心則恐懼修

省而内無可疵敬以處事則謹小慎微而外無可議
兄弟邦人諸友果能如此讒言何自而興乎讒言不
興君子得以行其志則民之訛言可以懲治而亂止
矣此皆念之而後知之者何為莫肯念亂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末章脫二句

沔水憂亂也宣王信讒而殺杜伯其友左儒死
之又宣王之時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不
數年而有褒姒之禍是讒言訛言皆興而亂端

兆矣有識之士預見而深憂之所必然也顧憂亂而不得止亂之方徒憂無益耳沔水之詩人推亂之所由生而歸於讒又推亂之所由息而歸於敬則可謂深知止亂之道矣宣王不能用也而卒為亂階豈不惜哉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比也鶴鳥名善鳴者也澤曲曰皋九皋九曲之澤言

幽深也蘀落葉錯礪石也朱子曰此陳善納誨之辭也鶴鳴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治之也呂枏曰二章之言相似而意别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在於幽遠而道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深邃莫測不可以為近而忽之也維蘀以榮悴言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邪正是非之謂也則察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為錯泛以制器言之也攻玉則其人之德成矣程

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能以成器以石相磨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納誨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以為象之所包廣於言也詩之比興

立象之道也以象逆意其中無所不有是故切磋琢磨不言貧富而子貢以為已言之也素以為絢不言禮後而子夏以為不啻言之也魚躍鳶飛揭大道之要深厲淺揭著行藏之宜言近旨逺不可勝舉鶴鳴之詩其尤著者也是故詩之為教其引典故也通於禮其道政事也通於書其設物象也通於易其屬辭褒貶也通於春秋學者不可以不盡心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十六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二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與圻通圻父司馬也書曰圻父薄違是也爪牙守衛之軍虎賁之屬也轉移恤憂也朱子曰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中之勇士司右之屬也底終也靡所止居遠役而不得息也靡所底止久役而未有期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熟食曰饔獨子無兄弟則父母饔飱已專主之故曰母之尸饔也言既為爪士又係獨子於法不當遠役此法人皆聞之而祈父不聞則信乎其不聰矣呂祖謙曰句踐伐吳有父母老而無昆

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祈父刺宣王也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姜戎四十年料民於太原意當時戎事紛起征役繁興而司馬非人調度無方故爪士孤子皆遠役也朱善曰先王之制王室有故則徵

諸侯之師司馬所掌以衛王宮不遠出也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不智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不忠又使孤子不得養親則不仁一事而三失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賦也皎皎潔白貌人潔故馬亦潔也縶絆其足也維繫其靷也留其人故先留其馬也伊人謂賢者也逍

遙遊息也蘇轍曰賢人有不得志而去者其友留之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遥逍遥不事事也雖不仕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藿豆葉也嘉禮也以禮留之使為客也暫客於斯終當去焉然猶愈於即去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

賦也賁然光采貌謝枋得曰賢人所至山川草木皆有光采是也爾謂賢人也爾公爾侯謂在位者猶言爾之公爾之侯也逸豫無期言日不暇給無逸豫之時也慎戒也勉強止之也遁思去志也言嘉客即去尚望其賁然而復來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也爾公爾侯勤於王事逸豫無時豈可人皆勞而爾獨逸乎故願爾戒之勿過於優游也抑願爾勉之強止爾遁思

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駒在空谷則果去而不可留矣生芻秣駒則一去而不復返矣超然世外自潔其身其人之德美如玉矣雖然懷寶而迷邦其可乎不辱其身不可不公其道故願無金玉爾音也不降其志不可不憂其民故願無有遐心也可謂纏綿悱惻之至矣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餞賢也留賢人而不得故贈之以言也夫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其義也時有可為君子行其道道即不行君子行其義故不仕於朝可耕於野不必去也義不可留亦當緩去不必速也即速去矣亦當復來再出而圖吾君不可過於潔身也即不來矣猶思以道濟天下不可果於忘世也此其意孔子知之矣孔子不得已

而去魯棲棲皇皇無所遇合然天下不行孔子之道而孔子未嘗一日不行其義其眷戀宗邦設教洙泗於焉逍遥也周流列國三年不淹於焉嘉客也兩至陳而三至衛非所謂賁然來思乎憂公俟而不忍遁也退而終老矣猶删詩書以覺世則所謂懐之好音而無遐心也然則詩人先得孔子之心矣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興也穀木名穀善也旋回復返也族氏族也以鳥之無集于木而啄粟興人之無處異邦而旅食也我自有邦我自有族此邦之人莫與我善不如歸而謀於族人或有肯穀者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興也明辨其事也智不足以知其是非而濟其緩急

則不可與明矣諸兄族中之長者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興也處安其身也不能庇而養之則不可與處矣諸
父族中之尊者也
黄鳥三章章七句
黄鳥刺時也有邦有族此列國之命卿大夫也
大夫失位不以其罪而託於異邦思有以明其

事或依以處其身而不意其皆不可也蓋周自
夷厲以來王命不行於諸侯矣控于大邦莫我
肯穀故復我邦族將與大夫圖之也詩録黄鳥
憂世也諸侯失職而族大宗強亂端兆矣異日
者政逮大夫有以也此實世道升降之大故豈
止葛藟旄丘自傷流離已哉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興而比也此申侯歸國之詩也君臣之際有所難言故託為民間昏姻之辭言樗本惡木而枝葉蔽芾尚可休息昏姻至戚而不相庇䕃曾樗之不如也此則興也又言因昏姻之故乃就爾居欲助爾也爾不我畜而使我歸家則失計矣此乃比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興而比也蓫惡菜也宿則暫於居矣言本不欲久處

也復我邦家但復而已言歸思復則又有別圖焉故思之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秖以異

興而比也葍亦惡菜也言所以不我畜者我舊姻也爾又有新特焉求其新故忘其舊也曽不思舊姻之成非以其家之富實以其德之異令其德如故也乃舍舊而求新何哉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申侯怨幽王也周與申世為昏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諫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為幽王后亦有令德觀白華之詩可見矣成不以富亦秖以異其實錄也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所謂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為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為救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姒宜臼奔申十年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復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溯亂所自起始於舍舊而圖新原亂所從生由於重色而輕德關雎好德周以之興行野漁色周以之滅衽席之上好惡一辟而禍遂至於

不救可不愼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齊也斯此也干岸也猶尤也此室成而祝之也言此室臨水而面山水岸整齊山勢深遠楹柱之多如竹之苞簷宇之密如松之茂可謂美矣其所以有此美室者由於兄弟之相好而無怨尤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戸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此承上文言兄弟相好能繼續先人之志是以大築室而多其戸欲兄弟同居聚處得以晤對笑語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君子統言相好之兄弟也芋寛也室廣則人心寛矣凡作室者先築牆大其牆垣以除風雨而去鳥鼠者君子之所託以自寛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

也革變翬雉躋升也朱子曰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

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

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

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其堂之美如此君子之所升

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朱子曰殖殖平正也庭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㝠奥㝔之間也其室之美如此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莞蒲席也簟竹席也羆熊屬虺蛇屬言兄弟相好而築室如此則和氣致祥而家道興矣故安寢而

得吉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而強故為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而弱故為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朱芾三命以上之服室家

君王言為一家之主也此承上文言夢熊羆者果生男子矣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其泣喤喤秉氣厚也氣之厚者其德與福皆厚他日之壯也必能服其命服為一國之望者也必能承其宗祀為一家之主者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賦也裼褓也瓦紡磚也儀善罹憂也言夢虺蛇者果

生女子矣朱子曰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考室也室成而燕飲且祝之也夫人之築室以興家也家之興由於子孫多且賢此非可禱祀而求也然亦未嘗不可操劵而得也夫子孫身所生也身者父母所生也兄弟者與已同生者也已無忝所生且厚於所同生則身之生理全而生氣盛其所生者必賢矣是故孝弟者萬福之原也斯干之詩美其室而祝其男賢并祝女賢葢男賢則能興已之家女賢幷能興人

之家天下之福莫大於此而必託始於相好之
兄弟且推原於似續其妣祖似續妣祖孝也兄
弟相好弟也以為必先行敦於孝弟而後能慶
衍於子孫此實興家之左劵而非頌祝之諛詞
聖人之所以錫福於天下後世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黄牛黒唇曰犉三百維羣每羣三百也牛之犉

者九十其非犉者尚多也濈濈和集也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也牛瘦則耳燥肥則潤也朱子曰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訛動何荷也物色也降阿飲池水草豐也或寢或訛適其性也蓑笠雨具晴則荷之餱糧有餘故歸猶負之也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每色三十也凡

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每色三

十牲無不備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

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粗曰薪細曰蒸雌雄禽也矜矜神健也兢兢行

速也騫虧崩羣疾也肱臂既盡升入牢也牧有餘閑

故荷蓑負餱之外又得取薪蒸搏禽獸也水草豐潔

牢閑修埶故牛羊皆壯健不虧不疾而且馴擾從人

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可謂盡牧人之能事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牧人乃夢牧事成而得嘉兆也衆諸物也物或
變為魚矣旐忽變為旟矣大人占之物變為魚可食
之物多也是則豐年穀熟之兆也旐郊野所建所統
人少旟州里所建所統人多今旐變為旟人少成多

是則娶妻生子家口衆多之兆也葢先王之蕃庶物原所以育人民牧事成而人富庶乃實有之理而非徒恍惚夢之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考牧也昔先王物土之宜以養萬民故原隰沃衍以藝五穀林麓沮洳以蕃六畜所以盡山澤之利而佐耕稼所不及也匪特此也六畜之糞皆可肥田而牛羊之功更大故畜牧之家

瘠土成沃禾苗必茂而且耐旱與潦雖雨暘偶
愆而不災是牧事成而致豐年非惟天時實人
事也一人如此則一家溱溱人人如此則天下
富庶矣禮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周官牧
人掌牧六畜而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此實
事神養人之大端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節峻貌巖巖高危貌赫赫顯盛貌惔焚卒猝斬絶監戒也此刺平王用尹氏也言山石巖巖高危可畏大師尹氏萬民所視而不稱其職其危更甚於巖石使人憂心如焚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夫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國既猝然而斬絶矣前事不遠何為而不監之哉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山之草木曰實猗長也蘇轍曰山生草木其意均平故莫不猗猗其長是也山尚如此而師尹乃不平其心謂之何哉薦荐通重也瘥病也憯曾懲創也言厲幽之後天重降災是以四方不靖喪亂甚多民皆以災害相弔而無一嘉慶之言此當事者創巨痛深憂勤惕厲之時乃晏然而曾莫懲嗟則末如之何矣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氐本也均鈞也朱子曰均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是也維持毗輔弔憂空窮師衆也言尹氏者大師也大師上公政之本也國之樞也所以維持四方者也所以輔天子使之不危導萬民使之不迷者也是宜敬天之怒是宜憫人之窮縱不能上憂天變亦不宜覩斯民之窮苦而又困之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賦也躬身任之也親自為之也問詢其言也仕試以事也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也瑣瑣小貌膴厚也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仕者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

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言尹氏

用小人以困君子則是天意不均而偏降此窮極之

亂也天心不順而故生此乖戾之人也然所以靖之

者亦在君子而已困君子者尹氏而受其困者君子

也欲不為所困則必反其所為朱子曰君子無所茍

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之不能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酒病曰酲成定也嚴粲曰成者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人主之所執持天下之所遵守是也言尹氏既不弔昊天矣王用尹氏不當天心亂何由定豈

惟不定且將日生而俾民不寧也前憂尹氏故如怢今憂王故如酲也夫國有秉鈞者政之所以轉移也又有秉成者政之所由一定也今之秉均者尹氏也試思秉成者誰乎王秉國成乃不自為政而用尹氏尹氏亦不自為政而用姻亞以致終勞我百姓也則亂所由生王不得辭其責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王用尹氏而已不能

正則宜去矣夫我非不能去也駕彼四牡肥健可騁但顧瞻四方皆蹙蹙然無可騁之所也呂祖謙曰根本病則枝葉皆瘁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茂盛惡怒相視懌悅也言既無所騁惟有去尹氏而已夫尹氏之罪已非不正言之也王亦未嘗不怒之也方其盛怒之時亦相爾矛似欲誅戮乃未幾而怒平矣且心悅矣如相酬酢懽然無間矣不怒而

不去之猶望其怒也既怒而終不能去則無望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言王終不去尹氏是以天心終不平也王國終不寧也此皆王之心為之也今不自懲其心而反怨人之諫正則是王心之惑終不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究推訛化畜養也言不懲其心此所以訩也覆怨其正則王未能究也故作此詩為王誦之望王究

致亂之由而懲戒之懲之深而至於化焉則改心易慮而萬邦從此得所矣呂祖謙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若家父者可謂有志於大人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諫平王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則是西周已滅而欲東周監之也天下治亂由於用人

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人君求治莫不欲用君子乃卒用小人以致亂者則心之不平為之也心不平而有所偏小人迎其偏而合之君子矯其偏而正之人君隨其偏心以為喜怒則必憚小人而惡君子矣是故定治亂必先審取舍審取舍必先端好惡端好惡必先正心術正也者中也中也者平也懲其不平始知小人之可惡矣化其不平始知君子之可好矣是故不平

謂何究致亂之本也式訛爾心淸致治之原也

深識治亂之本原而後知正心誠意之外别無

修齊治平之術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也訛偽將大也京京亦

大也癙幽痒病也此憂平王之不能興周也輔廣曰

正月繁霜災降於天矣訛言孔將亂起於人矣而當

時君臣不以為憂故詩人獨憂之又自哀其小心畏懼幽憂而不敢言以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也莠言似是而非也愈愈益甚之意人窮則返本故呼父母而訴之也不先不後哀所生之不辰也草野之間既有訛言朝廷之上又有莠言忽好忽莠不由衷而但自口出此其可憂更甚於訛

言然愈憂之則與小人愈不合矣是以不諒而反加侮也

憂心慘慘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而比也慘慘憂甚也無祿猶言不幸辜罪幷俱也臣僕役於人也言所以憂心愈愈者非但念已實哀人也當是時幽王被弑宗周已滅東都新造國勢未安周之餘民欲居故土則為臣僕於秦戎欲適諸侯

又未知從何人而受祿如烏之羣飛不知止於誰人之屋天下之可憂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侯維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言瞻彼中林為薪為蒸分明可見則仰視昊天實有上帝可知也朱子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若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别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

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比而賦也山脊曰岡大阜曰陵懲戒也占夢官名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言不西歸而即安於東者意謂東方諸侯卑而易制耳不知謂山蓋卑

亦有岡陵焉知必不為梗且民之訛言既孔將矣尤宜戒懼乃謀國之人故老誇其知往占夢詡其知來發言盈庭皆曰予聖而究其所言似是而實非如烏之雌雄未有能辨之者此則所謂莠言自口者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賦也局曲身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倫序脊理也虺蜴皆螫蟲也言人皆自聖我獨小心是以人謂天

高我不敢不曲身而處人謂地厚我不敢不累足而行深思熟計而爲斯言庶幾人克有定而民免臣僕亦可謂有序而當於理矣乃今之人不我從而反侮之如虺蜴之肆毒則不知其何爲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抓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山田也菀盛貌特獨生之苗也抓扤也仇仇固執也力用也言與世不同孑然獨立乃阪田猶

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扼我如恐不克是天心不可知矣彼小人之中亦有不侮我而求之者乃當其求之則如不我得及其得之羈縻甚固而終不用也是人事無可望矣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玆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賦也正政厲虐也言天不可知人無可望故憂心如結不能解也夫以事勢如此而小人猶然暴虐者將

無謂東周新造如燎方揚必無遽滅之理不知赫赫宗周褒姒尚能滅之況奄奄之東周而羣小用事其為滅也不難矣何為不憂之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比也永懷長想也陰雨泥濘也輔所以防車也輸墮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此總承上文言人謀不定厲政為虐西歸之策徒付之長想東都之民又陷於泥

濘王擁虛位佐理無人此如大車既載乃棄爾輔其輸爾載必也既輸而後求他人之助則嗟何及矣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比也員益也言車載將輸事不可為矣然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苟能無棄爾輔必有益於爾輻再能屢顧爾僕必不至於輸載雖有險阻終可踰越以喻朝廷之上果能用賢以圖治則滅犬戎而復宗社反覆手

之間耳今雖東遷終當西歸而王曾不以是為意可
傷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而易見也言王無意於西歸者以
東周為可樂也試觀大魚舍江湖而在池沼其水淺
狹何樂之有雖潛伏而炤然可見終受制於人耳以
比東都湫隘無河山之固情見勢屈必受侮於諸侯

故憂心慘慘念國之將爲虐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慇慇
賦也洽比和合也云周旋也慇慇痛也言國將爲虐
故憂心慘痛然獨我憂之而已彼小人者方有旨酒
嘉殽以和合其鄰里而周旋其姻婭如燕雀之處堂
曾不知禍之將及也故未號斯言之前念我獨兮既
號斯言之後又念我獨兮傷始終無同志之人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陋貌夭禍椓害哿可也言佌佌然小者既有屋可居矣蔌蔌然陋者又有穀可食矣惟此煢煢之民在西者并為臣僕在東者困於厲政生既無祿天又降禍而椓害之是可哀也總而計之小人以求富而生亂既亂而仍富是以無所往而不可惟惸獨之民喪亂既受其苦安定不蒙其休此則

可為痛哭流涕者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憂平王也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犬戎入寇弒幽王晉衛來援秦襄力戰乃敗犬戎於是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由是言之幽王被弒西周無主平王在申諸侯歸心設能痛君父之仇恥哀斯民之臣僕奮然西歸封秦襄為列侯使滅犬戎留晉侯衛侯夾

輔王室則庶幾哉與宣王爭烈矣乃當時謀國之臣譎譎訑訑憚於用兵而即安於東遂使宗周淪沒王室卑微此正月之詩人所由長號永痛而不嫌其辭之繁也呂祖謙曰平王初立大仇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胆之時乃苟安於東恬然自以為安其不能中興可知也得詩人之意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交日月之交道也月與日合為朔合於所交則日為月掩故食也亥月純陰辛卯之日干支皆陰而日有食之是陰極而陽傷乃變之大者故曰亦孔之醜也前此月旣食矣今兹日又食焉日月迭微則國家危亂而民受其殃矣上悲天而下憫人所以不敢自逸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言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陽者君子之象也陰者小人之象也今日月告凶不用其道而陽為陰傷則是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而小人陵君子也故日月之食皆為天變然彼月而食陽盛陰衰乃理之常此日而食陰盛陽衰則事之變此必有致之者矣於何不臧問之也詩人之意以為王當思其所用之人則知所以不臧之故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賦也寧息令時沸騰波湧也山頂曰冢岸崩故為谷谷塞故為陵憯曾也言不臧致變不止日食而已時當十月而雷電不息變見於上也淫雨水溢以致山崩陵谷反覆災降於下也此皆小人道長女寵過盛之所致凡今之人各宜恐懼修改而曾莫之懲則末如之何矣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豔美也豔妻謂褒姒也煽熾也處安也言不懲之人可指而數也皇父為卿士是其首矣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膳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爵祿予奪之法趣馬掌馬政師氏掌司朝之得失朝廷要職皆皇父之黨為之褒姒又煽熾王心而王方安焉羣小布於外嬖

妾蠱於內嬖妾借外權以固寵羣小結內援以肆虐
如此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
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時天時也作動即就徹毀卒盡也汙停水萊草
穢也戕害也言天變於上人亂於下其時如此皇父
豈曰不知乃不懲而又甚焉胡為勤我以徙弁不就
我以謀遽毀我之牆屋荒蕪我之田畝此其戕我實

甚而猶曰不我下供上役禮則然矣此所謂天變於
上而不懲民怨於下而不恤者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向邑名在東都畿内所謂河陽也三有事三卿
也畿内之侯二卿令擇三卿自比於列國也亶信侯
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徂往也言皇父
之惡如此而其自為謀則又甚明也擇封邑而作都

於向為其可託以底身也擇三卿而惟取多藏為其可資以足食也又擇國中之有車馬者皆使往居於向不勉留一人以守我王是明知禍亂將作而徹王之衛以自衛也臣之不忠未有甚於此矣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囂衆也孽災也噂聚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皇父之不忠如此我不當從徂向也然不從則禍

將不測故勉從之而又不敢言蓋欲留其身以為王也然小人知我之勉從之也故無罪無辜而羣起讒之蓋不容我之心知有王也乃知下民之災非天降之皆此讒諂之人聚則面訕雷同附和背則相憎譖覡交搆以致此禍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長思也痗病羡餘徹均也言我既黽勉而

徂向因思故里之人亦甚病矣有散而之四方者尚可保其餘生而我獨居可憂之地不敢去也有不仕而為民者皆得優游自逸而我獨在從事之班不敢休也夫我之不敢去而不敢休者非好勞也時事愈艱憂憫愈甚人皆好逸誰當任勞上天賦命原有不均我之勞即我之命也豈敢效我友之自逸哉蘇轍曰此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史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而詩稱百川沸騰蓋三年川竭六年又因震電淫雨而水溢山崩也幽王所用之人傳稱號石父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為首蓋當時小人甚多亦不可殫述也災異疊見羣小盈朝豔妻煽戚王心不悟周之將亡人皆知之皇父之作都于向亦如鄭伯友逃死之所而盡徙富

民以致宿衛單弱則罪不容誅矣當是時有識之士或遠引於四方或高蹈於山林不可謂非保身之哲然膜視斯民而不急君父之難非仁人之用心也故憂天憫人之士往往混跡羣小之閒崎嶇艱難以挽時事之窮雖未必有濟而其心則已苦矣然以為苦而怨焉猶性情之薄也十月之詩人身任其勞不以為苦而安之若命厚之至也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

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得詩人之心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昊廣也駿大也旻仁也疾暴威怒慮思圖謀也舍棄淪陷胥皆鋪遍也此從王東遷之臣傷時事而作也言昊天至廣而不大其惠既降喪亂又降饑饉如斬伐此四國之人也旻天至仁而今乃暴怒曾不孰慮而徐圖之也如慮之而圖之彼有罪之人若褒

姒皇父輩既已棄之而伏其辜矣今東周之君民尚無罪也而使之普遍陷溺則如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賦也周宗周之宗社也戾定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我從遷者自謂也勩勞也三事大夫執事之臣也言西周宗社既已滅矣東周播遷尚無定局六卿之長各居其邑不肯從遷故不知我之勞也從遷諸臣雖

不離居而莫肯夙夜在公東都畿内之邦君諸侯亦不肯朝夕來覲我猶望之曰庶幾閉門思過改而從善乎乃有時而復出則仍然為惡乃知喪亂饑饉皆由人致非昊天之不仁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辟言法言也此呼天而訴之也言如何乎昊天也覆出為惡雖法與之言亦不信矣時事如此喪亂

未已如彼行道無所底至也凡百君子通指諸侯大夫也不知有國宜知有身既知有身而欲敬守之則宜相畏而各盡其職今不相畏是不畏天也不畏天豈能保其身哉辟言不信而猶忠告之詩人之厚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曽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遂進也暬御近侍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譖讒也言西周之戎已成矣而寇賊不退東周之饑已

成矣而年歲不遂不惟疎賤之人流離失所併近侍之臣亦憂苦致病乃凡百君子當此之時猶莫肯以道告君惟工於揣摩度言之而必聽者則迎合而答之一聞譏譖之言則緘黙而退不敢身直其事詭隨固位而不顧時事之日非庸臣誤國千古如斯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此承上文言聽言答而譖言退者彼亦有所不

得已也不揣摩而直言王之所謂不能言者也言一出口即危其身不直言而揣摩王之所謂能言者也巧言如流其身乃安此其所以莫肯用訊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難殆危也言當此忠直獲罪奸諛得意之時而猶欲往仕則甚難而且危何則巧言之人王之所謂可使者也王云可使我云不可使則得罪于

天子王云可使我亦云可使則朋友之離居者又怨我不能直言是無術以自免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朋友也鼠思猶癙憂也言朋友責善我不敢辨但既知怨我則宜共出圖君乃謂爾遷于王都則曰未有室家憂愁涕泣語皆痛切而究之非實情也如果為無室之故昔爾出而離居之時誰為作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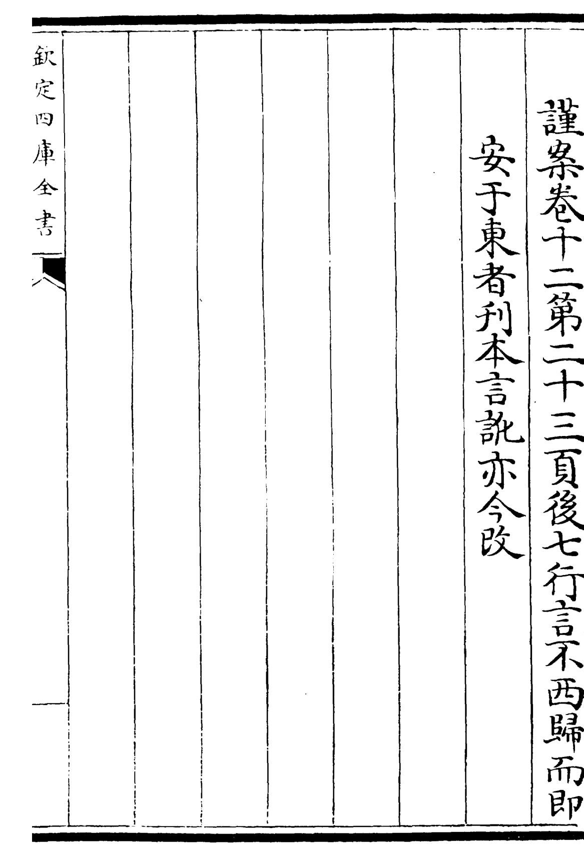
室者離居則自作之從遷則曰不能是與巧言以悞國者相去亦無幾矣

雨無正（雨當作兩）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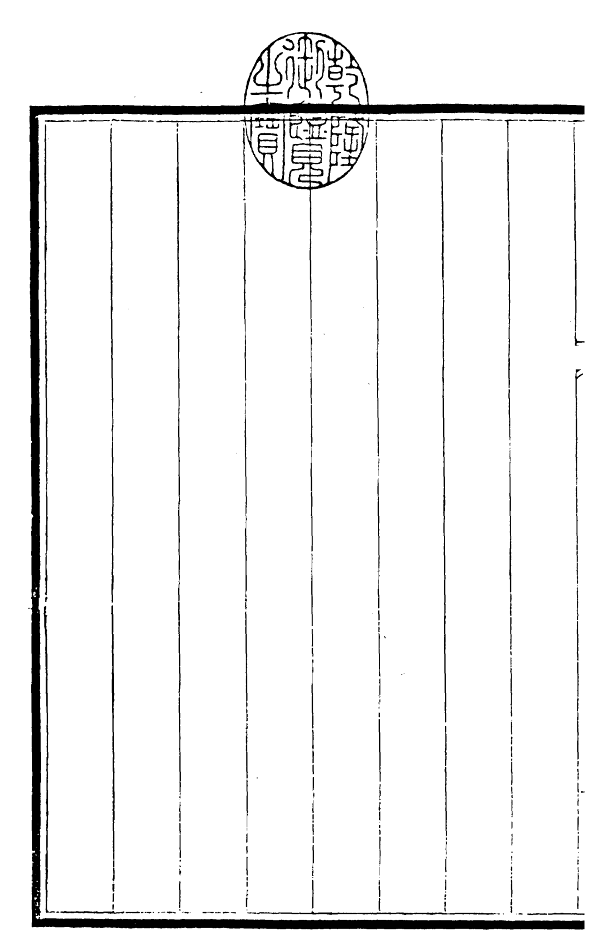
兩無正傷無臣也當是時正大夫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覆出為惡而莫肯用訊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兩處皆無正人故曰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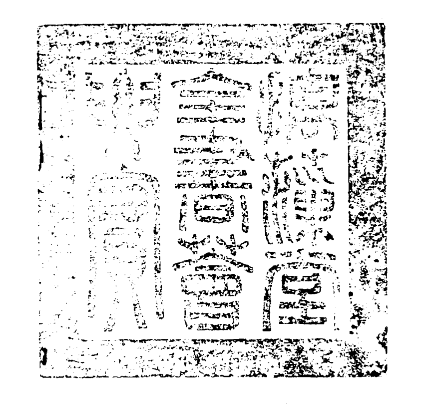
無正也然推其無正之故則皆王之惡直言而喜巧言有以致之乃知戎成饑成匪降自天皆由於人成亂者臣也啓亂者用臣者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謹案卷十二第二十三頁後七行言不西歸而即安于東者刋本言訛亦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